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七十一回 弑熙宗顏亮弄權

冬十二月，有星孛於西南，高宗下詔求言。時，張濬被貶連州，聞帝有求言之詔，欲上疏論時事，以母太夫人許氏年高，恐言之必被禍，累及其親，惟怏怏悵然而已。每臨席坐，必出奮怒之聲。其母問之曰：「有何激切而若是哉？」濬具言告母曰：「兒因星變諫上，已被謫黜。今聖上有詔求言，吾將具疏陳論時事，恐累及吾親，而不敢言之故也。」許氏笑曰：「吾兒所慮，有愧先人多矣。昔爾父在紹聖初舉制科策有曰：『臣寧言而死於斧鉞，不忍不言而負陛下。』至今此策使人讀之，見其忠義凜然。爾食朝廷俸祿，欲言時事以遂乎志，被一婦人所掣，非大丈夫也。」濬聞母言，意遂決。即上疏言：「當今事勢，如養大疽子頭目心間，不決不止。遲則禍大而難決，疾則禍輕而易治。惟陛下謀之於心，謹察情偽，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，庶幾社稷安全。不然，後將噬臍。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，此臣所以食不下咽，夕不能安也。」高宗覽疏，以示於秦檜。檜奏曰：「天下已太平矣。張濬所陳，意欲陛下復用兵，以毒下民也。乞再貶之，以為懲戒。」高宗曰：「疏章所論，亦時政之大綱，不允則已，何必仍謫之哉。」遂不聽。檜塞而退，次日不由上知，矯詔貶張濬於鄆州，群臣莫敢言者。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聞知濬上疏復被貶，乃歎曰：「吾與濬同列於朝，政事相親，猶如兄弟。今吾二人因忤於秦檜，兩遭謫出。今濬拳拳忠於朝廷，連被遠放，吾且病羸，其能久任乎。」鼎因感慨深切，得疾愈重，自知不能起，先書墓中石，記其住居鄉里，及朝廷除拜歲月日，題銘旌云：「身騎箕尾歸天上，氣作山河壯本朝。」遺言囑其子汾曰：「秦檜必欲殺我，我死汝曹無患。不然，禍及一家矣。但我死後，乞請骸骨歸葬。」遂不食而死，時五十九歲。時十七年冬十月也。

高宗聞趙鼎卒於清遠軍，傷悼不已，因謂廷臣曰：「鼎忠貞事朕，雖唐之魏征亦不過是。初曾決策，北伐中外，諸臣不及者遠矣。值國事倥傯之日，而遂物故，朕實重感之也。」簽書樞密院事樓炤奏曰：「鼎之雄才，舉國莫及。為不附和議，貶卒於外。然其忠心貫於日月，誠不愧古之賢相也，致使陛下稱羨不已。臣等亦當退思補過，以慰陛下之萬一。」高宗大悅，即下詔以趙鼎靈柩歸葬。樓炤復奏曰：「此鼎之初志耳。陛下若成之，則鼎九原感戴也。」詔下清遠軍，當道官司優具喪儀，將趙鼎靈柩歸鄉里以葬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金國司天台官律耶禮奏知熙宗：「臣昨觀天象，見南北二顆星，一主將位，一主相職，其大如斗，從天上墜下，流光四散，應南朝本國損一將相；又且近北帝星不明，更防本國有賊臣竊盜神器之禍。」熙宗聞奏，正猶豫間，忽邊庭有文書來到，中國前左丞相趙鼎已卒。熙宗聞報嗟呀，自謂天台所奏不差，實未知吾國所喪者是誰。未數日，又報金太師領三省事兀朮卒。眾臣皆驚，熙宗涕淚下，曰：「兀朮既死，吾國勢孤矣。」兀朮既卒，熙宗與眾臣商議，誰可復居重任，總理國事。

眾臣皆以「完顏亮太祖之孫，是人名望素重，陛下若委任之，可保金國無事也。」熙宗曰：「卿言正合孤意。」副左丞宗賢諫曰：「完顏亮為人果急，性忌殘忍，非國之瑚璉也。陛下宜再擇有德者任之。若用亮，必起蕭牆之禍矣。」熙宗不從其諫，即封完顏亮為平章政事，進為右丞相。亮既得政，詔譽金主，引用有勢望子孫，漸黜退其違己者。熙宗大悅，復升完顏亮為太保，領三省事，號與兀朮同矣。完顏亮寵遇日隆，立朝益無忌憚。眾百官緘口，莫有敢言之者。自是熙宗退朝，日與完顏亮宴於後池，極其歡樂，必完顏亮醉，方許退出。亮離後池，嘗值日晡之際。完顏亮或醉不能舉動，熙宗則命宮妃扶掖而出。因是完顏亮遂有篡逆之意，只是未得機會也。國之政事，委於裴蒲皇后聽理。熙宗坐朝日少，惟思飲酒縱樂。朝官以裴蒲後理政，往往因之以取宰相。

金皇統九年五月，熙宗與眾臣議曰：「寡人欲繼嗣備承大統，爾眾臣以為可否？」宗賢諫曰：「國既有嗣，東宮德譽日聞，足可以代天位。陛下如再立之，適以起其爭端也，非善後計哉。」熙宗曰：「上國有四五王者，亦使鎮領封疆，各守其位，遇有一登大寶，則眾心自服矣，何爭之有。」耶律德復諫曰：「昔者封王爵各酋一方，非立繼嗣之謂，實使居藩鎮以輔翼王室也。今陛下若復立一東君，則權柄不一，必有後患矣。」熙宗見眾臣諫之意切，遂退入後宮，與裴蒲後商議。後曰：「此事出陛下意。據臣妾論之，極悖理也。」熙宗心不能平。

過數日，後每以言激之。熙宗怒，嘗欲殺後，恐眾臣議論，故銜心下。朔日，熙宗臨朝罷，退入後宮。宮妃奉進宴席，熙宗縱酒自遣。適裴蒲後朝見，勸熙宗飲酒，至半酣，後曰：「陛下屢日縱飲，中外皆以太保完顏亮將起叛逆意，陛下須謹慎之。」熙宗曰：「完顏亮是寡人親信之臣，豈有是事？爾休聽眾臣所言。」後曰：「大詐似忠。正是詔譽陛下，得近侍左右，而起謀意也。」熙宗默然，後亦不敢再諫。金主將就寢，忽大風驟雨，雷電震壞寢殿。見鴟尾有火，飛入金主寢內，霎時間四處通紅，將熙宗龍牀幃幔皆燒著。宮人大驚，忙扶熙宗趨出別殿避之。熙宗被酒未醒，宮中烈焰迸天。裴蒲後恐奸人乘勢作亂，不開宮中門鑰，惟令眾侍官即時救滅其火。近三更，火勢方滅，止是燒了後宮寢殿。次日又大風壞民居官舍五十所，瓦木人畜皆飄颺十數里，死傷者數百人。熙宗以天變特異，肆赦重罪，因問廷臣曰：「天變若是，誰使為之？」副丞宗賢奏曰：「完顏亮專權自恃，橫行中外。又日前台官奏，北邊帝星失明。今顏亮每有不軌之謀，故天示大變以警陛下也。」熙宗不悅，即放顏亮於雲中，以修天譴，不提。

卻說完顏亮被奪去官職，放逐出雲中，怏怏不已，自曰：「他日若得大位，當以宗賢骨為泥粉，方雪吾恨也。」因與心腹人董季太濟、完黑豹議曰：「吾以得大位在掌握中，誰知已被放出。是謀之不成，反得其禍也。」董季太濟曰：「金主荒淫，縱酒無度，不久必取於公也。」亮曰：「汝焉知後當復取？」董季太濟曰：「金主之側，皆公昔日所引用之人。彼深感公德，豈肯忘之而致公於度外不報哉？吾是以知公必復取也。」亮未信，密地遣人於金國體探消息。越兩月，人報曰：「金主日前因縱飲宮中，裴蒲皇后言激其怒，被金主以手刃殺之，復立昨王妃撒卯納於宮中。每要取用太保，眾臣力阻之未果。又殺其左司郎中三合，即今要取太保代其職矣。」亮聞之大喜，曰：「若果如是，足遂吾志也。」言未畢，忽使臣齎金主詔命來雲中，復召完顏亮為平章政事。亮得詔，望北謝恩畢，著使臣先回，與董季太濟議曰：「事不宜遲，遲則有變。」

稱此機會，大位可圖也。」董季太濟曰：「公可隨詔入朝，吾以精壯士傍立，遇金主迎候公，即刺殺之。復教完黑豹部領軍馬一萬，埋伏城外，候內有動靜，乘勢殺人。金主近臣皆公之故舊，必無不從者矣。」亮大悅：「此計甚妙！」即日準備停當。

次日離雲中，迓詣燕京，入見金主。

金主聽得完顏亮來到，親出御階前迎候。亮先入，董季太濟與侍從壯士一擁而進，中官阻當之，曰：「禁闕中豈許諸人亂入！」董季太濟叱曰：「金主有召，誰教阻攔？」完顏亮近金主前掣出短刀，金主見勢不利，大叫曰：「完平章果有謀意，吾未信，今日做將來也。」即叫：「文武何在？」言未畢，完顏亮一刀刺透咽喉，熙宗血噴而倒。武臣劉嘉遠撞出曰：「謀君賊休走！」舉銅錘望完顏亮打來，顏亮躲過。董季太濟喝曰：「匹夫敢無禮也！」一戟刺中嘉遠胸膛而死。中外哄動，欲來救護。完黑豹一彪人馬從城外殺入，金主前後侍臣盡完顏亮所薦，皆不動手，誰敢再出放對者。亮即下令曰：「金主荒淫無度，縱酒殺了裴蒲皇后，及忠貞之臣左司郎中三合。今吾殺之，復立賢君以安金國。敢有異議者，以劉嘉遠為例。」眾臣緘口，中外恐懼，只得聽允也。

亮即以撒真太后臨朝，自於外殿聽政。封董季太濟為左丞相，完黑豹為金吾大將軍，以宗室蕭裕為尚書左丞，蕭玉為禮部尚書。其金主近侍親臣，各就原職。搜羅致仇臣僚殺之。惟宗賢、耶律德知機，預先備下走路，比及完顏亮入燕都，宗賢與耶律德逃往中國，隱匿江湖不出，竟能免於禍矣。時，完顏亮誅其親屬，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，黏沒喝子孫三十餘人，諸宗室五十餘人。太宗、黏沒喝後皆絕矣。